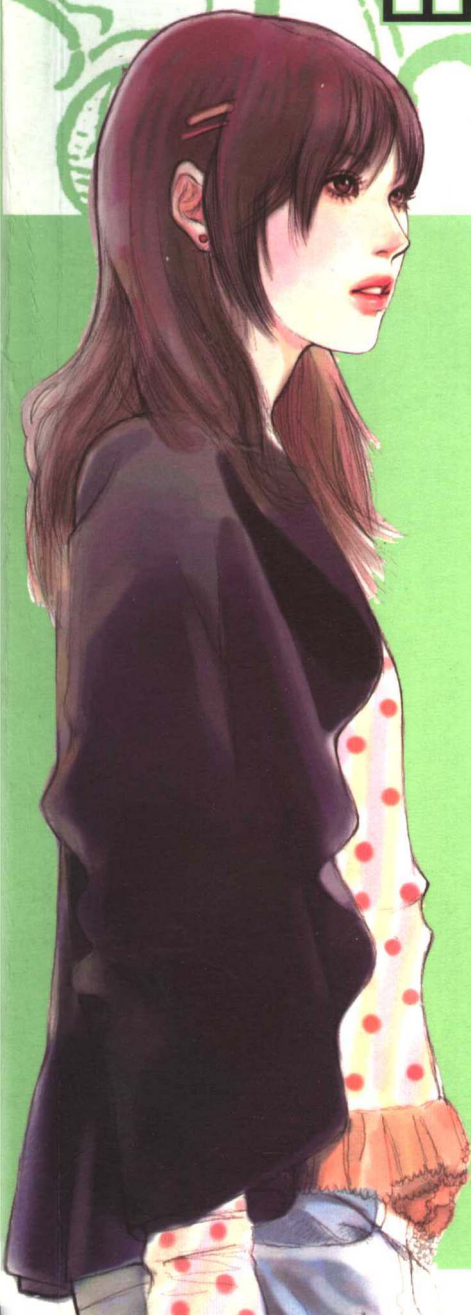


翻译官

LES INTERPRETES

纪媛媛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翻译官

LES INTERPRETES

纪媛媛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翻译官/纪媛媛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6

ISBN 7-02-005850-7

I. 翻... II. 纪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9467 号

特约策划:吴文娟

责任编辑:侯群雄

装帧设计:高静芳

翻译官

纪媛媛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07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10.5 插页 2

2006 年 10 月北京第一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 000

ISBN 7-02-005850-7

定价:22.00 元

第一章

♀ 乔菲

四月, 法文专业全国会考刚刚结束, 我们都在等成绩。

阳光很好, 是明媚的春天。

从图书馆巨大明亮的窗子望向外面, 看得见远处的碧蓝的湖水, 在春风中涨高的水面, 张开翅膀的大飞鸟, 诱惑人偷懒。

我坐在图书馆里, 背书背得有些疲劳, 随手翻翻字典, 这是个老习惯了。看到的一个单词是, fatalité, 阴性名词, 宿命, 命运, 厄运。

有人拍拍我的肩膀, 是小丹, 住我上铺的姐妹。我跟着她走出阅览室, 小丹对我说, 你怎么还坐在这里? 报告会马上就开始了, 快跟我走。

我一愣, 这才想起来, 今天下午系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会, 是从巴黎三大口译员培训基地留学回来的学长的报告, 一定是被午后的太阳晒迷糊了, 居然忘了这么重要的事, 我赶快收拾书本, 跟小丹往法语系的报告厅跑。

作报告的程家阳, 在我们这个全国第一的外语学院也是鼎鼎大名。他现在身为外交部高官的父母亲都是本校毕业的高级翻译, 父亲法文, 母亲英文, 程家阳从小就生活在三种语言的环境里。在关于程家阳的传奇里, 常常被提及的除了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, 还有他的聪明、勤奋、谦虚和刻苦。可惜此人在我们入学的时候已经远赴巴黎三大留学了, 老师们在课堂上说起他, 女生们便托腮冥想, 男孩子们就不服气地说, 老师, 那些是老掌故了, 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。

我跟小丹到的时候, 报告厅已经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了。让我气愤的是, 本来光是我们法语系的同学位置都不够用, 居然还来了很多外系的学生, 住我们对面寝室的英语系女生居然全体驾到。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她们醉翁之意不在酒, 这群花痴!

有个轻微的声音喊我跟小丹的名字, 人缝之中, 我看见室友波波在报



告厅的另一侧喊我们过去。好兄弟，她在众人的不耻和白眼中给我们占了座。可是此处人比丸子馅攥得还紧，我们怎么过得去？

报告尚未开始，我顾不得许多，拉着小丹跳上一排桌子，在高空强行通过。其他人发出“啊，噓，噓，哼……”等各种声音表示鄙夷，我是学语言的人，我知道，校园里语言的丰富多样，全都仰仗我们伟大祖国的幅员辽阔。来自祖各地的外语精英，同时带来了家乡的语言精华。

此路艰难，又颇漫长，行至途中，噪音消失，安静，很安静，然后掌声雷动，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作报告的明星，让大家翘首期待的程家阳到了。可是，在这个阶梯形的报告厅里，我跟小丹两个，在足够引起注意的高度上，低头，猫腰，几乎是在爬行。

我们快走几步，最后一下子扑在屏气敛声的波波身上。我赶快坐下来，捋捋头发，整理衣服，气沉丹田，稳定心绪，然后充满信仰地睁开眼睛，看明星。

原来这就是程家阳。

我在心里也勾勒过他的形象，谦谦的君子，智慧的学者，老成的文人，或是俊俏的帅哥。不过，他的样子还是出乎我的意料。

站在讲台前的是一个很年轻的男孩子，高，瘦，身上穿着很随便的质地柔软的米色休闲装，却很有玉树临风的味道，一张脸孔很白。我离得远，看不太清他的五官，却只见一双眼，黑得发亮，微微露出笑意，他有黑色的过耳的卷发。这样的他，多多少少有一些阴柔的气质。

我像这个报告厅里大部分女生一样，眼不愿眨了，心飘得远了。

然后听见他说：“我说中文，还是法文？”

声音低沉而清冷，像是深潭中的水。

我听见有人喃喃地说：“随你的便，小哥哥。”声音低靡，意识不良。

是我，第一次见到程家阳的乔菲。

那次报告会，在外籍军团的要求下，程家阳到底用汉语作了报告。他介绍了在巴黎三大的留学经历，超强度的学习、考试，课外的礼仪培训，外交技巧，还有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几次大型会议的同声传译的实习。接下来的环节，是同学自由提问，刚开始提出的还是一些规规矩矩的关于

巴黎三大课程设置,留学途径,翻译技巧等问题,可是不久,在一些花痴的引导下,就变了路子。她们居心叵测地从巴黎的生活入手,又问起风土人情等旅游节目上都嚼烂了的话题。最后终于在起哄的时候,不知谁的话在声浪里跳出来:“那师兄你有没有利用机会,找一个法国女郎当情人?!”我觉得真是生气,却又好奇得要死,心里想,程家阳,你可千万不要不回答。

程家阳笑了笑,话筒交到另一只手上,手指修长。

他终于用法语说:“如果我说没有,是不是太对不起花都?”

大家“哄”的一下,又有议论声,身边学西班牙语语的丫头说:“他说什么,他说什么?”

我看着这好事者,没好气地说: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?”

之后我想一想,程家阳,是出身高贵,气质优雅,白雪青葱一样的男子,真是让人向往。

我这样想起他的时候,自己坐在一面大镜子的前面,化妆。

脸孔涂得雪白,眉毛画得修长,在小小的脸孔上,几乎飞入鬓角,嘴唇上抹着鲜艳的红,因而显得头发黑得几乎发青,头发被高高地竖起,露出颈子。外国人喜欢这样的东方女子。

换上金色的裙子,紧紧包裹着年轻的身体。对着镜子,笑一笑,又笑一笑,样子妩媚。

推开门,便见灯红酒绿,浮光掠影。

这里是城中最红火的夜总会“倾城”,我是这里众多妖艳女郎中的一个,名叫飞飞。

名叫“卡萨布兰卡”的包房,有客人点陪酒的姑娘。我款款摇摆地推门进去,四五个男人,三十岁左右的年纪,中间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,看见我,颇满意,招招手让我过去。我觉得这一天运气蛮好,我喜欢年轻的客人,斯文不齷齪,把自己当情圣,没有太过下流的手段。

我喜欢唱歌,喝得半醉的时候,尤其投入。学王菲,唱《流年》,学莫文蔚,唱《盛夏的果实》,都有声有色,情到浓时,微蹙眉头。有客人说,这个



女孩，心里有事啊，我望他一眼，不说话。有钱的男人在这一夜，眼里便有了你。我是不出台过夜的，却总赚得小费满满。

因为得天独厚的条件，我会用九种语言说“我爱你”，曾经有越南的客人看着我，说像家里的小妹，我用越南话叫“阿哥”，满屋子的人都会被我逗得笑起来。

也有弄巧成拙的时候，有天陪外省的地产商喝酒，没弄清对方的来历，扮斯文，结果差点被赶出包房，我赶快弥补，说：“叔叔，叔叔，我讲个笑话，好不好？”

“大象问骆驼：‘你的咪咪为什么长在脸上？’

“骆驼说：‘我不跟鸡鸡长在脸上的人说话。’

“大象对笑得前仰后合的蛇说：‘鸡鸡长在脸上，总比脸长在鸡鸡上好。’”

男人笑起来，我松一口气。

我每周有一晚的时间来“倾城”坐台，赚到的钱足够自己平时的开销，还可以往家里寄回一些。

我想我不是惟一个过这种日子的大女生，实际上像我这种人并不少。我觉得还算富足，又懂得一定的自我保护的技巧，因而没有吃过太大的亏，我的意思是，“太大”的亏。

我养活自己，我热爱生活。

♀ 程家阳

我从法国回来，父亲和母亲却出访摩洛哥，哥哥的手机像往常一样不开，这巨大的屋子，来来回回，一家人总聚不齐。

我回到学校办手续，作报告，因为我已经拿到法国的文凭，六月份之前将硕士论文交给国内的导师，就可以毕业。校园别来无恙，师弟师妹对我热情高涨。我想起自己这般年纪的时候，也曾如此迷恋某人。

她知不知道？

傅明芳老师的英文精读课，在3号教学楼的402房间。我到的时候，学生不多，于是我坐在后排靠窗边的位置上。陆续有学生进来，好像

有人认识我，女孩子看看我，又跟同伴交头接耳，我向她们笑一笑，她们兴高采烈：“程家阳师兄好。”样子不像英语系，倒是韩日语系的人。

我说“嗨”。

在上课铃响之前，明芳，傅明芳走进教室。

她现在梳着过耳的直发，穿着淡蓝色的针织衫和同色的长裤，非常适合她的颜色和款式，更令她显得身材苗条。她用英文问她的学生说：“你们看完《老人与海》了？喜欢吗？”然后她终于看见了我。

在她下课之后，我们在学院附近的咖啡厅小坐。

“我听学生说起你的报告会，家阳。你从来都是风云人物。书念得好吗？辛苦吗？”

“不辛苦。我都应付得来。明芳，我的论文和毕业翻译实践，法国老师都给了A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并不惊讶。你从小在哪里都是最优秀的学生。”

“我的e-mail你从来不回。”

“你给我发到哪个信箱里？啊，对了，hotmail系统调整，我忘了自己的用户名，就再也不用那个了。”

“你只给了我那个信箱。”

明芳笑一笑，白皙的脸孔在阳光下几乎透明。

“我也给你寄了信。”

“我不是回了么？”

“是啊，我写十封，你回一封，还长不过明信片。”

“算了，家阳，你好像又成了小孩子，我也怕你功课太重啊。现在不是好了，你回来了，我们能经常见面。对了，你工作的事情怎么样了，听我爸爸说，你爸爸已经给你安排到外交部的高翻局了？”

“否则我能去哪里？除了做翻译，别的事情又都不会。”

我在巴黎两年，因课业繁重，实习太忙，中间不曾回国。我给明芳发了无数电子邮件，犹如石沉大海。两年中，我给她写了十封厚厚的信，她在去年圣诞，回复我一封，叮嘱我认真念书，注意身体，长不过二百字余。

此人并非不知道我的心意，只是，如此吝啬。



不过，好在，我回来这里，而明芳，她也在这里，我此刻面对她，忘了之前的委屈，心里有柔软的情绪，看见她放在桌上的手，轻轻按在上面。

“明芳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明芳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就是想喊你。”

她微微笑，真是漂亮：“家阳，今天去我家吃晚饭吧。”

“好啊。”

我父亲与明芳的父亲是当年留学时的同窗，乘一班飞机，坐一班轮船，租一家人的房子，后来回了国，我父亲留在外交部，明芳的父亲在教育部任职。青年时代的友谊，维系了一生，又一直到我、哥哥与明芳这一辈。

知道我来，明芳的妈妈特意让保姆做了我从小喜欢吃的西芹和红烧鲫鱼。她的爸爸在外地调研，可是我想，至少明芳的妈妈不像我妈那样忙碌，这里比起我家，让人备感温馨。

饭菜香甜，我吃了很多。

明芳的妈妈知道家里现在只有我自己和老保姆，就让我干脆天天来这里吃饭。我说好啊，看看明芳，她此时从饭厅出去接电话，不知道是谁，聊得颇久，我听见她在阳台上隐隐的温柔笑声。

八点多钟的时候，我告辞。

明芳送我下楼，叮嘱我小心开车，我将要启动的那一刹那，她忽然敲我的车窗：“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家阳，我快要结婚了。”

四月，春天的夜晚，应该是暖风习习，我也没有喝酒啊，为什么觉得冷，觉得握紧了方向盘的手在颤抖？

我的第一个反应，只是大声地问她：“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结婚？怎么回事？你才多大？”

“什么怎么回事？”她依然微笑，“你忘了，我比你大四岁，已经二十九了，我不够老吗？”

我迅速地发动车子，我看见明芳闪了一下。

我开得飞快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

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家。呆呆坐在黑暗的书房里。

明芳说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要结婚了。她费尽心机地轻描淡写。我但愿自己刚才做得不是十分明显，但愿下次再面对她的时候，能够泰然处之，否则辜负了明芳的良苦用心。

可是，我只觉得心脏钝钝地疼痛，总得有一个办法止痛吧。

我回到自己房间，在酒橱的深处摸出一小包特制的香烟，棕色的烟纸，修长如艳女的手指，我点上一支，深吸一口，口腔，内脏，还有大脑便浸淫在这芳香的烟雾里，疼痛仿佛消失了。

仿佛回到从前，不可回的从前，明芳抚弄我的头发，温润的唇印在我的额角。

第二章

♀ 程家阳

这一夜，觉睡得乱七八糟，早上起来，头疼得很。保姆张阿姨把牛奶和早餐端进我的房间，出去的时候说：“昨天晚上旭东给你打了一个电话，让你给他回。”

旭东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最好的朋友。介绍起我们这样一群人，都不得不说起父亲的背景。旭东的父亲原来是经贸委的干部，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辞职下了海，人脉深厚，消息灵通，再加上经济嗅觉敏锐，想不赚钱都难。现在，他的父亲是一家跨国信托公司的董事长。可是，父亲的聪明却没有一点遗传到旭东的身上，他的学习成绩从小就不好。上了高中，他就被他爸爸送到加拿大念书，可是，没有几年就又回来了，文凭也没有。当然，这对他来说，也是没有意义的东西。他这个人，有一点好是毋庸置疑的，就是爱国。他觉得这个城市是世界上最舒服、最方便、最宜人的地方，我同意。旭东也说，外国的姑娘搂起来也硬邦邦的极没弹性。

我打通他的手机，接电话的是个女孩子，声音混沌：“找旭东？哦，等





一下啊。”

“喂，哪位啊？”旭东的声音也不清醒，我想一定打扰了这位仁兄与美眉的好眠。

“我是家阳，旭东你忙不忙？出来见个面吧。”

老朋友的声音一下子兴奋起来，我们约好了在国际俱乐部见面。我状态不佳，自己没有开车，坐出租车去了那里。

到的时候，旭东已经在等我了。很久不见，他的毛病都没有改掉，上来就要把我往怀里抱，嘴里说：“弟弟，想死哥了。”我用胳膊把他隔开半尺：“这里都是外国友人，你注意影响好不好？”

他当耳边风，仔细盯着我的脸：“还是巴黎的水土好，你看你，出落得这么细致。”

“你再胡说，我就走人。”

“怎么脾气这么大呢？时差没调好吧。哥开玩笑呢，别跟我这个粗人一般见识好不，翻译官阁下。”

正经话没寒暄几句，手却突然被旭东抓住。

我跟他认识多年，此君的性向绝对没有问题，就是这毛手毛脚的毛病让人讨厌。我极力甩开，却被他攥得极紧，翻过来，调过去，看我的手指，又放在鼻子前，闻了闻。然后他抬头对我说，面孔居然是严肃的：“你没问问题吧你？”

“说什么呢？”我把手收回来，“什么问题啊？”

“别装啊，小子，我玩这个的时候，你还啃数理化呢。”

我知道他是吃喝玩乐消遣人生的行家，可没想到这么厉害，心虚地喝茶，脸转向窗外。

旭东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得老成起来：“我知道你们这些念书的，生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但有的是方式找乐，女人最好，又香又软，只要方式正确，讲究卫生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可那种东西是不能碰的，伤身体啊。”

“就是劲头大一点的香烟嘛。你那么紧张干什么。”

“那可不一样，能上瘾啊。赶明儿哥带你玩别的去。”

我听得烦了，将给他带的男士香水扔给他，拿起包抬腿要走，被他抓

住胳膊。他又赔起笑脸：“去哪啊？我送你吧，话说重点，不也是为你好吗？你们这些高干子弟啊，脾气忒大。”

我当然知道旭东是为我好，我当然知道，跟洋人学的这种玩意的危害，可是，生活里这么多的不如意，谁能告诉我别的方式来镇痛？

我跟主任订了约会，旭东坚持开着他那辆炫目的金灰色的小跑车送我到学校。

校门口有工程，挖沟掀土，不知道又要修什么东西，两座土堆之间只留了窄窄的小道，走得了人，就过不了车。旭东乖乖跟着进门的一列同学排队，缓慢地开动汽车。

不过，他走到哪里也不会改掉登徒子的毛病，手肘碰碰我：“你快看前面的女孩。”

前面的女孩。黑色长发，密密厚厚，牛仔裤，一双绝对能让旭东之流叫好的长腿。

“你想不想看看她长什么样子？”

他真是无聊。

他开始按喇叭。女孩快走几步。

他又按。

他的无聊已经到了让人“生可忍，熟不可忍”的地步。

他继续。

我说，算了，老大，我还要在这里再待上两个多月。

女孩终于转过身，旭东很高兴：“哇噢，好极。”

小小的一张脸孔，麦色皮肤，一双大眼，黑白分明，笑着，样子还不错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菲。然后她做了一件让我在之后很长时间想起来都笑的事情，她向车子里的我们伸出中指，晃一晃，又晃一晃。

旭东在法语系门口停好车子，就开始央求我，一定要将这个女孩给她找出来，哪个系的，叫什么名字，什么背景，为此多大的人情都愿意还给我。我忍不住抢白道：“那你刚才怎么还把人给跟丢了？”

“不是有土堆吗？百多万的车子，我不得不绕着走嘛。好兄弟，哥哥



求你了。”

我下了车，嘴上应承，心里想，这么大的外语学院，这么多的女生，要我找这么一个，谈何容易。

可是我没想到，这么快，就又见到了她。

我到的时候，系主任王教授并不在办公室。现在是周末，像从前一样，两三个低年级的同学正在扫除。有擦玻璃的，有扫地的，聊天干活，没留意到我。这时电话铃响起，桌子下面一个女孩直起身，一手拿着抹布，另一只手拿起话筒。居然是刚才那一个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我想着要敲诈旭东什么东西。

接电话的女孩面对我，看见我，眨眨眼。对着电话，说的是法文：“王教授现在不在，在开会，您愿意留下口信？”

“好，我记录，中法贸易促进协会，雷诺先生，请教授敲定星期一与会翻译的人选。

“您的电话？”

“1308579××××，或座机 8869××××，记好了。

“不，不，我是他的学生，您过奖了。

“我姓乔，乔菲。您的口信，我一定带到。再见。”

女孩放下电话，对我说：“师兄，你也找主任？”

“是啊，他不在？”

“在隔壁开会，你等他一会。”

“好啊，”我坐在沙发上，她又蹲下去擦桌子，我说：“你法语挺棒的。”

“刚才说的话也不难。”

“语音语调很标准。”我说的是真的，我们这一行，词汇，语法，交际，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来提高，可是，语音语调却是天生的东西，是一个人生来模仿力的反映，所以，在培养高级翻译时，这往往是更被重视的素质。

“谢谢。”

她站起来，脸上有汗水，用自己的胳膊擦了擦，对其他的女孩说：“你们做完没？咱们走吧，我饿了。”

她们将扫除的工具收拾好，乔菲将刚才做记录的纸条交给我：“师兄，

你等会见到主任，把这个跟他讲一下吧。”

我接过来：“没问题。”

女孩子们走了，我坐了一会，主任开完了会，拿着自己的茶杯从外面进来，看见我，很亲热地招呼。我把刚才乔菲做记录的纸条交给他，他看了看：“家阳，我找你，就是这事儿。”

星期一，中法贸易促进会组织的纺织品企业见面会需要翻译，难度不大，是交替传译，但因为有一定专业性仍需做些准备，主任给了我一些材料，说：“我跟组织单位说好了，你去的时候，可以带几个我们系的学生，让他们在旁边见识见识。”我看了看主任给我的名单，上面有乔菲的名字。

♀ 乔菲

我们离开主任办公室之后，小丹与波波的眼神几乎欲致我于死地。

“为什么程家阳只跟你说话？”

“纯粹是运气好。”

“跟你说话也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要提议那么早走？害得我们都没有机会跟他搭讪。我酝酿了好久！”波波一副要抓狂的样子。

“干完活了，就应该走啊，”我理直气壮，“再说，程家阳要是再跟我说话，我的心脏就要跳出来了。”

第三章

♀ 乔菲

我为什么学外语呢？高考后报志愿时，我希望可以得到一份稳定的，收入颇丰又不用学习数学的工作，所以选择了这个行业。如果不继续攻读学位的话，就业大概是几种方向，外资企业，老师，或者是专业翻译。时下流行一个词：白骨精。意思是，白领，骨干，精英。我觉得自己应该在外资企业当白领，应酬生意，谈笑风生，勾心斗角，我的这一颗坚强的心脏太适合过城市里虚张声势的生活。老师呢，是要求德才兼备的职业，而翻





译,我从心里不喜欢,无非是传声筒罢了,语言是工具,人也是工具。

是程家阳改变了我的想法。

那天的会议,他可真是神气,一个人充当中法双方发言者的翻译,反应迅速,思维敏锐,用词准确,几可乱真的巴黎口音,而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会谈现场的调度和掌握,松紧有弛的节奏,针锋相对的讨论,无伤大雅的笑话,程家阳游刃有余。我知道,原来翻译其实也是会场的司仪。

他那天的样子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,黑色的西装领带,白净瘦削的脸孔,波澜不惊的表情,安静优雅的举止。虽然不久,我就认识了这华丽表象下真正的他,可是,他的这个样子让人无法忘记。

同样是这一天,我想程家阳师兄也记住了我。

大型会谈结束,双方有部分企业代表想要借此机会,单独聊聊,组织者却并没有做足够的准备,不得已之下,我和一起来的两个同学临危受命。

配额,订单,增值税,厂房,保险,信用证。

中法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,经贸领域合作不断加强。

我厂技术力量强大,人才资源雄厚……

……

我庆幸自己一直以来都还算用功,中规中矩的内容都能翻译出来,可那位中方纺织企业负责人的一句话到底还是把我的冷汗逼了出来。在介绍自己的企业规模宏大,职工生活保障设施齐全时,秃顶大脑袋的这位老总说:“我们的生活社区里什么都有,公寓,食堂,健身中心,戏院,舞厅……总之除了火葬场,什么都有。”

我听到“火葬场”这个生词,脑袋就“嗡”了一下,余光看见程家阳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,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,我电光火石间想到,他可能正在看着我,就什么单词都不记得了。

我严肃地对老外说:“人们除了不能死在这里,其他什么都可以做。”看到他受惊的样子,我又补充道:“就是说,设施很全,什么都有。”

现在我确定,程家阳确实在看着我,我看见他笑得发抖的肩膀。

每个人都有许多个“第一次”,这是我第一次做翻译,发了一身的汗。

我觉得这个工作绝对可以在三九天驱寒。

法国人还算大方，现场付酬。我工作不到半个小时，得到了三百元钱，看看程家阳手里的信封，厚厚的一小摞，他向我们扬一扬：“请你们吃饭。”

我们同学一行四个人，坐着程家阳的德国小轿车去了城里很有名的一家海鲜酒楼。轮到我点菜时，我要了一道向往已久，无缘品尝的极品三文鱼刺身，每例三百八十八元，我心里也有些古怪的想法，如果这位公子哥要请客，就让他破费好了。

待到所有人都点了菜之后，我又举手对服务员补充了一下：“麻烦你，我还想要一份土豆烩茄子，就是那种，土豆和茄子，搅得稀烂，放上香葱末。”

“我是东北人。”我对忍俊不禁的程家阳说。

“对啊，对啊。”一位同班的男同学说，“她生吃葱的。”

服务员却是倔脾气，对我说：“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这儿是专业海鲜食府。”

“麻烦你，”程家阳对那位服务员说，“茄子，土豆嘛，店里哪能没有？跟师傅说一下。”

女孩脸一红，美滋滋地就去了。

我觉得真是夸张，花痴做得这样明显，真的很不专业。像我，即使想要看程家阳，也只会说话或夹菜的时候，偷偷瞄一眼。

这个人啊，一上午的工作下来，居然不饿，吃得少，喝不多，静静地听我们聊天，若有所思的样子，他是要做神仙吗？难怪会这么瘦。

许是觉察到我在打量他，程家阳忽然转过头来，看向我：“我觉得你反应挺快的。”

“是吗？谢谢。”

“以后，会考虑做翻译吗？”

“原来不打算，今天看了你的表现，会考虑考虑。”我指一指他放在桌上的那个装着刚刚的翻译酬劳的信封，“师兄，收入好吗？”

所有人都好奇的问题，我代替大家问了出来。





大家看着程家阳打开信封，将里面的人民币拿出来，像法国人那样一张一张放在桌子上数过：“两个小时，四千元。”

“欧拉拉，”我对其他的同学说，“大家努力吧。”

他们用力地点头。

在金钱的诱惑与男色的鼓动下，我自那时起立志做一个职业翻译，这是有名有利，光鲜靓丽的行业。

当然，理想是理想，现实也不可忽略。

现实是，大学二年级的我，还面临着生存的压力，有数目巨大的费用要交以维持我所接受的精英教育。而最简单的解决方式，就是现在这样。

又是周末，我在“倾城”坐台。运气不是太好，今天没人找我。我恹恹地打个呵欠，被大班茉莉娅姐姐看到，指着我说：“飞飞你有男人了？”

“你在胡说些什么？”

“你眼圈青黑，还总是睡不醒的样子，我看就是房事过度，你现在丑得要命。”

是啊，我要学习啊，我得背单词啊，可这是说不出口的理由。我晃着脑袋说：“我昨天晚上打游戏打得太晚。”又吼道，“我还是处女呢。”

“今天晚上坐台，还敢熬夜打游戏，你一点专业精神都没有。”茉莉娅姐姐眼珠一转，上下打量我，“处女？”她扒扒我的眉毛，又看看腿。以职业经验认定我不是撒谎后，她嘻嘻笑了，“二十岁的老处女，珍稀动物。”然后身姿摇曳地走了。

午夜时分，我被招去包房，喝酒，唱歌，讲笑话，不着痕迹地躲闪客人的巨灵神掌。这一夜，我出奇的疲惫。终于借口上洗手间得以小憩，在镜子里看见自己还真是难看，面色无光，眼圈青黑，被烈酒泡肿了嘴唇。

“笑。”我对自己说，“笑。”

渐渐有些笑容在脸上，然后这笑容越漾越大，我渐渐笑出声来，这是个老办法了，沮丧的时候逼着自己笑，一张笑脸总好过一张哭丧的脸。

不能跟小费过不去。

从洗手间出来，扶着墙往回走，在走廊的一侧，看见似曾相识的身影。一个男人，烂醉的样子，坐在地上吸烟，那种纤细的奇怪的香烟，黑色的头